

(接上期)

十五朵花

“上门男”白路根

白路根，男，三十五岁，原籍湖南耒阳，入赘周口。妻子河南周口人，儿子两岁，妻子刚怀第二胎。

这又是一朵为数不多的雄花，他见我走来，就主动取下口罩礼貌地微笑。可是，还有一个口罩长在他脸上，一块四方白印，一笑一动。白印以外的眼睛，下巴，脖子，耳朵都是黑红色。这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，身材瘦长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，初见他，就让我想起南方的竹子。他操着南方口音说：“我在湖南出生，现在住在河南岳母家，做了上门女婿。”

我说：“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。”他笑得很幸福。

他说：“白路根这个名字，是我爸爸找人按风水、笔画给起的，我一直在考虑这名字的含义。爸爸五十岁那年有的我，妈妈当时四十八岁。我有一个姐姐，比我大十八岁。我爸妈都是军人，身体都不怎么好。据听说，喝满月酒时，一个战友叔叔说，‘你们俩身体都这样，又生这么个小孩，这不是害人家吗？’

“果然，我刚满周岁，妈妈就心脏病复发去世了，我还没过两岁生日爸爸也走了，我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。当时，爸爸的战友要领养我，姑妈不同意，她说，我是她哥哥唯一的根，也是他们白家的根。我就跟姑妈在广州生活，十二岁被姐姐接回湖南，报了户口，上到中专毕业，学的是普通车床专业。后来到深圳恒泰制衣厂打工，在那里认识了我老婆陈唤唤，我比她大七岁。”

“2003年，我和陈唤唤分到一个组，都是搞喷漆，那年她只有十六岁。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女孩，只是默默干活，很少说话。陈唤唤却很活泼，爱说爱笑，经常在我跟前蹦来跳去，打打闹闹，在我眼里，她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人长得也好看。时间长了，我俩有了感情，知道她家住河南周口，家里排行老二，上有一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弟弟。

“她家里人不同意和谈恋爱，说年龄相差太大，其实是嫌我没有父母，没有根基，怕她受苦，就把她叫回家了。一年没回来，也没有书信，但我相信，我俩的感情没断。后来，唤唤去广东东莞打工，离深圳很近。那一天，我坐车去东莞找她，她来深圳找我，我们在街口会了面，我俩都哭了。那一年，我俩一有时间就来回跑着，相互看望。2005年，我把唤唤弄到深圳打工，租房子住在一起。那年唤唤

十八岁。

“2006年，我想多学技术多挣钱，就带着唤唤离开深圳到厦门，做了电镀工，唤唤在一家工厂做手机配件。快过春节时，唤唤怀孕了，我往河南打电话、写信，希望能征得家人同意，让我俩结婚，可是得来的都是坏消息。

“我和唤唤只好去医院，把孩子做掉。那个春节，我俩是哭着度过的。

“那一阵子我心情很复杂，很痛苦。也理解唤唤父母的做法，谁不想让自己的小孩过得好呢。我就向唤唤提出分手，不想在害这女孩，跟着我没有什么幸福日子过，劝她放弃我。可是唤唤不同意，天天跟在我身后，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受苦受累跟着你。

“我从心底感觉很甜蜜。这中间，唤唤回过一次家，她妈妈电话里说家里有急事。唤唤一上火车，我就想她这次真的回不来了，但心里认定她一定能回来。两个月后，唤唤出现在我面前，她只带了点路费就跑回来了，身份证被她妈妈扣在家里了，那时买车票还不是实名制。唤唤是被家人拉去相亲的，说定了亲就去打结婚证。唤唤偷跑出来，回到我身边。我心里又喜又忧，知道女孩子得罪家人的严重后果。

“2009年的一天，家里又来电话催唤唤回去，这次是让我送他们的女儿一起回，说是娘家人要看一看我，我一下子感觉有希望了。

“家里人热情地招待了我，虽然晚上让我俩分开睡，但我心里已经很知足。

“唤唤的父亲找我谈了话，说既然打不散，你们就成了吧。给唤唤补了身份证，又开了户籍证明，把我俩送上公交车。一上车唤唤就哭了，那一刻，我也流泪了。”

白路根声音堵在喉咙里，我也鼻子酸酸的。我说：“你们俩真是不容易。”

稳定一下情绪，白路根继续说：“2010年，我带着唤唤回湖南领了结婚证，在父亲的老家耒阳举办婚事。父母只留下两间破房子，我俩在那里拜了天地。没有亲戚朋友到场，族人也没来几个，他们都出去打工了，搬到城里住了。只有一个堂哥帮我忙活，看上去他也很冷淡。

“我领着媳妇来到父母坟地，我俩把坟上的杂草清理掉，跪在那儿烧纸，倒酒，心里难过，止不住流泪。我只见过父母在部队时的照片，不记得父母的模样。我说，‘爸妈，我是你们的儿子路根，这是你们的儿媳妇陈唤唤，我们俩结婚了，给父母敬酒了。请二老保佑我们

钱，就来新疆拾棉花。老婆不让来，担心我身体吃不消，我说，先找个地方赚一点钱吧，赚一点是一点。”

白路根始终微笑着向我讲述，他在讲述中品味爱情带来的甜蜜，对于拥有这份纯真爱情的他，苦难的童年算不了什么，苦累的生活也算不了什么。

他说：“我老婆勇气可嘉，她明知道，嫁给我生活的路会很难走，但她还是历经八年的坎坷选择了我。她在经济上支持我，在精神上鼓励我，再苦再难也不放弃我，不放弃这份感情。我心里感觉过去，娶了她就像害了她一样，没有给她一个好日子，一个好的家。

“儿子的户口，本想在湖南老家落户，但想到老家那里没有亲人照顾，河南这里有父母，亲人多，老婆孩子不孤单，就落户河南了，把根留在这里。

“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给起这个名字的含义，孩子户口落下了，我才明白过来，父亲是让我，无论根扎在哪儿，都要走好脚下的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。”

我把白路根的话，飞快地记录到本子上，他说：“大姐，我和老婆要个理想。”

我抬头问他什么理想，他说：“想在周口开家湖南湘菜馆，在姐姐饭店帮忙时，我学会了几道招牌菜。今年给丈母娘过生日时，我操刀露了一手，大家都说怪好吃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想尝尝，可惜你的饭店不清真。”

我俩正说笑，白路根的手机响了，他一看号就笑，背过头去说话：“嗯，挺好的，天天吃白米，不累……”

我知趣地走开，手机里飘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细细的，柔柔的，纯纯的，似一缕轻柔的暖风。我忽然感觉到了春天，棉田里吹来一股爱情的风。

耳边想起冰心先生的那句话：“有了爱就有一切。”

做晚饭时，月清嫂在蒸馍馍的大锅里，专门给白路根蒸了一碗大米饭。这个未来的湘菜大厨，为这碗白米饭思念了四十多天。

吃过饭，姐妹们各自进行短暂的休整，舀热水洗头洗脚，暗影里清洗下身。没有专门的洗浴间，洗浴间就是大院子。零下气候，泼水成冰，刚洗完头发，跑旱厕解个手，回来就像顶了一头细钢丝。洗好的衣服，搭在绳子上，不大会儿，就硬成了一张干羊皮，风一摇，咔咔地响。

我就着风洗了脸和脚，在没冻上之前往屋里跑。一双绣花鞋横在我眼前，绣花女莫鲜灵笑嘻嘻地说：“姐，别嫌弃，这双鞋送给你。”

我接过来，把绣花鞋从

右手转到左手，问：“给我的？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看你喜欢就送你了呗。”

走到门口她又说：“俺婆婆说了，喜欢的东西要送给喜欢的人。”

啊，我还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！低着头，我喜眯眯地进了屋。

坐在沙发上我端详这双鞋，仍是黑底黑帮黑襻子，但鞋头却绣着一朵大菊花，花瓣开得如张开的手掌，每一片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。那柔长的丝线，描上柔长的菊花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七片花瓣，七种色彩，似开在黑色天幕上的七彩烟花。那炸裂般的美艳，蕴含了绣花人浓郁醇厚的情感。

姐妹们入睡可真快，头一挨枕头就呼呼上了，这枕头是世界上最厉害地催眠器。

好像刚把被窝暖热，好像刚有了一个梦的开头，门外有人硬着声音喊：“起来啦！吃饭啦！”床铺上开始有人翻身，揉眼，哼唧，发脾气，放小屁儿。昨晚，张立老板就安排要早睡早起，说是杨老板的哪块地离村子比较远。可是没想到要起这么早，我看看手机，还不到五点钟，确实有点早。有人边提裤子边骂娘，含含糊糊，不知道骂的是谁的娘。有人说要回家，今天就走，一定得走。

吃了饭，提上包，水杯里灌上水，爬上两辆咚咚叫的大半截头车，就没人说话了。寒冷封住了每个人的嘴，留些热气在肚里，连下边的口都要招呼得紧紧的，不能随便乱跑气。

车灯一打，寒气像受了惊吓，一团团地乱飞，飞不远，绕着光柱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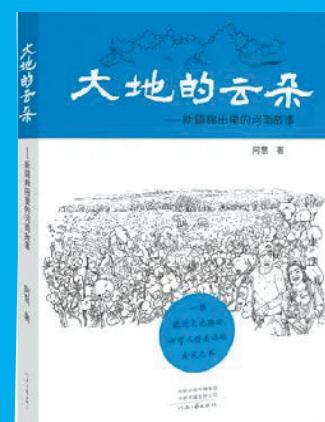
柏油路冻得硬邦邦的，车轮子碾去，哒哒哒，一车人蹦跶个不停。

随着颠簸的节奏，有人哼哼了两声，那呻吟，是那种真实的疼，像惊动了肚子里的胎儿。我拿眼去寻摸，一堆女人挤成一团，你靠着我的肩，我抵着她的背，把脑袋埋在避风处，分不清谁是谁。低头想，这两天吃住一起，没听说谁怀孕呢？怀孕事小，颠流产事大。正一个人瞎操心，抬眼见，车灯的光柱里晃入一条人腿，正疑惑，一晃又三条腿，再看是两个人的背影，厚棉袄，军大衣，围巾包着头，辨不出男女，胳膊窝夹着编织袋，双手插进袖筒里，踢踢踏踏沿着路边走。前头又有三个人，相似的打扮，听见后面有车响，纷纷回头望，六个眼珠闪烁成六个亮幽幽的白点，样子看起来有些诡异。我吓了一跳，曾被夜间蓝幽幽的猫眼吓到过，没想到，人眼也那么可怕。
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大地的云朵

□阿慧



在外健健康康，没钱慢慢来。保佑我俩相亲相爱，不离不弃……唤唤哭成一个泪人。

“我们在镇上宾馆开了间房，在那里度过了新婚之夜。我俩回到城里继续打工，工作虽辛苦，但感觉很幸福。没过多久，我老婆就怀孕了。姐姐有心照顾我老婆，让我们回来和她一起住，一起经营她的小饭店。可是饭店生意不景气，我只好又出去打工，老婆刚生完小孩，带孩子很辛苦。这时丈母娘打电话来，说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们就回来吧。

“2013年6月，我们一家回到河南周口。唤唤带孩子在家，我去厦门上班，还干电镀活，每月三四千。但我肠胃不太好，吃饭少，没力气。今年6月回来了，在家帮亲戚搞装修，没有活儿，挣不来钱，老婆又怀了第二胎，想要个女孩，做B超还是男孩，男孩就男孩吧，白家又多了一条根。但是负担更重了，我还是想挣